

马原 著

牛鬼蛇神

人与人、人与兽、人与天地神灵
时代巨变，它们怎么变？

上海文艺出版社

牛鬼蛇神

马原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鬼蛇神 / 马原著 .—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21-3505-9

I . ①牛… II . ①马…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0753 号

出 品 人：陈 征
责任编辑：郑 理
特约监制：阿 乙 王二若雅
特约编辑：孙一圣 邓安庆
封面设计：石 婧
版式设计：李春永

牛鬼蛇神

马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 1/16 印张 24.25 插页 4 字数 350, 000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05-9/I · 3445 定价：4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10-61262668



铁葫芦 | 小说馆



铁葫芦

小说馆书目

| 阅读开始了

牛鬼蛇神

马原

沉寂二十年首发长篇，马原王者归来。此书涉及到人、鬼、兽、起源、常识、真实、假象，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宗教……马原把六十年人生中体会到的神奇和诡异全倾注本书。堪称当代文学巅峰之作。

世间的盐

高军

“风行水上”：豆瓣网最受欢迎的原创作者之一。家长里短、吃喝玩乐、礼俗掌故、行走见识，什么都能写，什么都敢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读起来趣味横生，令人解颐。继汪曾祺后，最富有人情味、最有生活智慧的文字。

黑夜飞行

苗炜

苗炜的第二本小说集，轻灵、干净、知性，与我们熟知的乡土文学、底层写作截然不同，它是献给那些心存梦想之人的。

屋顶长的一棵树

曹寇

曹寇的小说，是现实抑或寓言？中国青年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像曹寇这样，几个场景，或是一段对话，就能直抵人心。

云中人

路内

路内，读者用“惊艳”形容其作品。《云中人》阴郁而优美，情节诡异，一个杀人狂存在的黑色世界，无法预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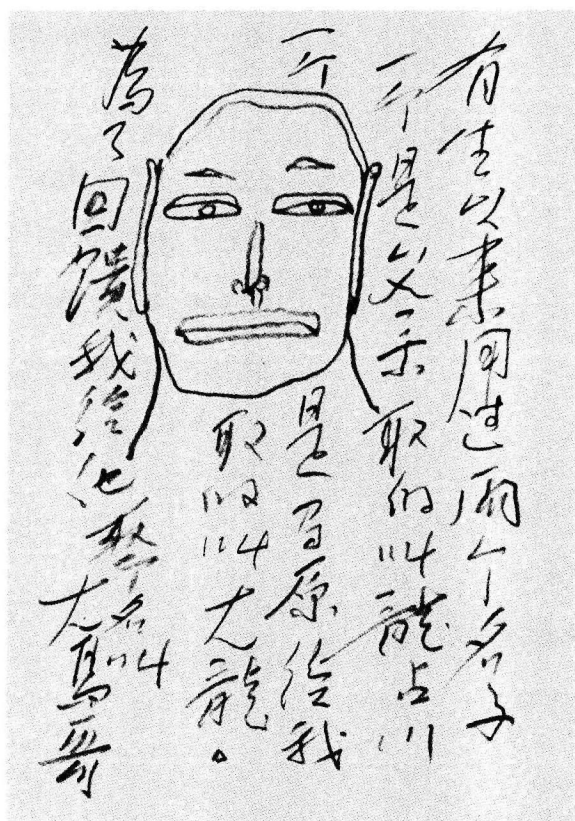
我的乡土我的国

谢宏军

作者是一名经历了漂泊不羁之后重又静心生活的画家，他蜗居乡野，在一个简陋但小有名气的乡村诊所用笔留下了一个个稍纵即逝的身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或许这些画稿与随笔文字不足以构成宏大的世界，却留下了他熟悉的乡村归处。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tiehulu> 豆瓣小站 <http://site.douban.com/tiehulu>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外馆东街 23 号院，100011



有生以來同過兩個名字
一是父系取的叫龍占川
一是母系取的叫龍占川
是百原給我
取的叫大龍。
為了回饋我給他取名叫
大馬哥

代序

龙占川

马原知道，我不读书。

有生以来从头到脚读过两本书，一本是毛主席的《毛主席语录》，一本是马原先生的《牛鬼蛇神》。前者是因为话说得好而觉得老人家伟大，后者是因为在生活中体会到先生超凡而读了他的书。

马原是小说家，写小说是个娘们儿做的事（马原对我说过写小说是一门手艺，有点像女人绣花）。说伟大，自然你觉得我有些夸口。当你了解了，你就知道怎么评价他都不为过。

二十年前，我弟弟介绍我认识了马原，弟弟当时兴奋地告诉我，马原是文坛上的大人物。我与文字无缘，不知其半斤八两。当时我对文人没什么好感，在我眼中他们都是些言不由衷、哗众取宠、沽名钓誉、招摇过市之徒。

抱着对文人的不屑心态，第一次见到了马原。

我对马原的评价：马原不同于其他文人，负责任且求甚解，不显摆也不卖弄，不会像其他科学家、哲学家那样用“本能”来敷衍了事。

杂种

很震惊，当年马原是我见到的长得最漂亮的“真人”，身材伟岸，整个面目是一尊雕塑。因为长得太不像汉人，我抑制不住好奇心小心翼翼问他，你是纯汉人吗？他说是。——祖上有没有跟其他血统通婚？他见我表达的有些暧昧，不够勇敢，就直截了当对我说：你说的是杂种。

“我现在只知道我爸是汉人，祖上的事就知道了。啥种又怎么样？无所谓。”

我顿时崩溃，在传统观念中“杂种”是很难说出口的，标准的骂人话，北方人张口就来，一时间让我懂得纯种和杂种其实都是一个来路，只是骂人在杂种前面加个“狗”字。

有点甜

二十年以前的关于杂种这件事我很敬佩马原。第二天我要求弟弟继续陪我去见他。

谈话中他知道我是生意人。他建议我——水是人类最重要的资源，你应该做饮用水的生意，既可以造福人类又能赚大钱。这是一个每年以百亿计的产业，现在人们还没有看清楚。你应该抓紧时间先做，找全国境内最好的水源地，然后在央视、各地方台大做广告，广告语就用“有点甜”。

在我眼里文人都是纸上谈兵的，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两年后，出了“农夫山泉”，广告语是“农夫山泉有点甜”。记得那一天我握着他宽大的手掌，心中无比沮丧；对他说农夫山泉偷了你的创意。他轻松说“一定是”。我解了马原的心结。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一个他值得共同拥有秘密的一个人，知道他才是“有点甜”的父亲。

房地产

一九九五年，马原建议我说：“做房地产吧。北京、上海都可以，最好来上海。我可以帮你介绍一个正在一家大房地产公司任职的‘房地产专家’，人年轻又好，是我的小兄弟。”后来我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他的崇拜者。马原永远也不会像其他的

文人一样向你介绍是他的粉丝。他叫周晓峰，现在已成为一家世界级房企上海地产分公司的副总经理。“你拿出两千万块钱，就可以做一个两亿规模的楼盘，步骤是先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然后找企业、政府协商；挂账把地先拿过来开发，与政府协调取得开发权后预售，两个月还政府土地出让金及其他费用（当时土地不受限、不挂牌，房可预售）。第二个回合就可以做十个亿的楼盘，五年后就可以做到五十亿，七年后可以做到百亿楼盘。”这辈子我第二次没有听他的话，因此失去了成为潘石屹或者成为王石的机会。

时隔十五年的去年，我成了马原的老板。马原走马上任担当执行董事，负责我京东一别墅楼盘项目，兼顾主体结构设计、外立面设计、景观设计的方方面面。此战大获全胜，众人赞不绝口。几天前，有六位太太参观楼盘，购得七幢，一个连鸡窝都没有盖过的马原，用他的天才创造了房地产界也是他个人历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癌症

二〇一一年的十月十七日，我父亲被诊断出胃癌晚期，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救治，马原得知消息后匆忙找到我，要我把父亲交给他，他要带我父亲去海南或者其他有好水的地方。他说好水不仅可以养生还可以救命，并承诺我，三年内一定把健康的父亲送回来。

又说如果像今天这样把父亲交给医生不断用手术、化疗、放疗去无情打击、折磨肿瘤的方法实际是跟天作对，因为药物对好坏细胞通杀。医生是天使，可人体是天养的，包括肿瘤细胞。

我当然没有听他的建议，由我二弟拿主意，采取了主动进攻的积极治疗措施。我给马原的提议取名“坐以待毙疗法”。

医生说放疗、手术都来不及了，只能做化疗。药物是美国和日本的（马原打来电话询问治疗方案，我没有讲进口药的事，担心他又有新说道，让我们乱了方寸），还有意大利的叫胸腺肽，据说是用来增强免疫力的，每天一支，一支六百（批发价不含税）。两个月前又运用了据说是还没有面世的干细胞疗法，几天一次，一

次六万（报价五万，药到后说是专家亲自调配加一万）。能做的几乎都做了。

治疗四个月后，医生告知化疗药物对我父亲治疗无效（化疗药只对百分之十病人有明显疗效）。冥冥之中，马原说对了，癌细胞没杀死，好细胞遭到摧残。

这时我回想起〇八年，马原在上海被初步诊断为肺部肿瘤，经肺穿刺查是否为恶性肿瘤的过程中，马原逃离医院，拒绝手术并拒绝继续治疗。我劝他听医生的，接受现代文明积极手术，他当时就对我讲了我父亲说的那些话，诸如肿瘤与身体相依附，你不和他过不去，他会和你相安无事，如果你动他等如一损俱损。我听着怎么都是谬论。

他去了他太太的家乡海南，每天喝救命的好水，骑我送他的“路虎”自行车健身。四年过去了，如今他在出《牛鬼神蛇》。面对父亲的局面我在想，是什么救了马原？是唯心？是唯物？还是错觉给了他一个健康的心态？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讲治疗是跟天作对；还是唯物主义战士，讲好水救命，药物对好坏细胞通杀。我弄不明白他到底是哪伙儿的，或者根本就没有唯心、唯物这回事，只是这些哲学家们用来解心疑、沽名钓誉的魔方。

救命之恩

一次我和马原、王朔、刘震云聊天，王朔说：“一度抑郁，每天最大的理想是想自杀，看不起任何人，一天要付之行动，想起了女儿，从此放弃理想。”

此刻刘震云面无表情说了一句“救命之恩”。

我觉得马原离天、离神灵特近。大学毕业时同学们都往城里涌，他却去了西藏。我对西藏没有概念，只是从马原这儿知道些风土人情，他的小说让西藏更神秘，西藏让他的小说更悬疑。

西藏，悬疑，加上作家的胡思乱想，马原生出与旁人不一样的念头也不足为奇。有一天他信誓旦旦：“我要向上帝叫板！绝不等自然死亡，选择一款非常态的死亡方式——自杀。”

马原硕大的眼中闪着童真。我面无表情地对他说：“这就是上帝的安排。”

从此以后他不再说自杀的事。

他生病的那些事他小说里写到了，我不画蛇添足。

我自己家里的事情足够让我添堵了，心乱如麻，不想再说这些。

诸如此类要听马原的，因为他还活着。看我没劲，看小说吧。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五日

“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

我该死

……”

——一九六六年佚名创作歌曲：《牛鬼蛇神歌》

目 录

代序 001

卷0 北京

第三章 大串联 002

第二章 革命 013

第一章 革命之外 034

第0章 金钱或离情别绪 064

卷1 海南岛

第三章 吊罗山鬼魅 076

第二章 再见李德胜 104

第一章 天堂岛罡风 131

第0章 生命的徘徊特质 166

卷2 拉萨

第三章 圣城阳光泛滥 186

第二章 色季拉雪顶 229

第一章 绿蜻蜓飞越雅鲁藏布 259

第0章 某些人的天堂 285

卷3 海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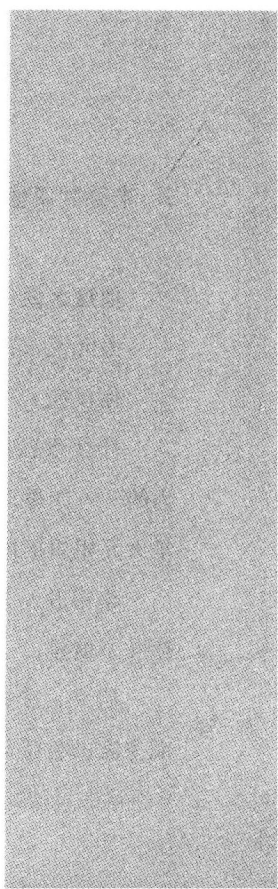
第三章 蜻蜓点水或彩蝶恋花 306

第二章 崩石岭的鬼节 330

第一章 别一样的日子 359

第0章 琼州海峡日志 372

卷0 北京



第三章 大串联

3 李德胜说他叫李德胜

他这么说，着实吓了大元一跳。

大元说：“你怎么敢？”

他没懂：“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他是初三级生，大元不信他不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曾用名。大元以为的——如果连他都知道的事情，一定是五湖四海尽人皆知的事情。他长大元四岁，是大元姐姐的同龄人。那时，在大元心里，姐姐是最让他钦佩的人，她读高一。

李德胜？大元的疑窦令他受到了伤害。他拿出他的学生证，翻开首页。是李德胜；就是，一字不错。

后来，李德胜告诉大元，他长这么大了（实足十七岁）还从来没人告诉他，毛主席的曾用名也是李德胜。老师没有，校长也没有，这说明他们那里没人知道

这件事。吊罗中学的老校长也姓李，是他的本家，论起来该算是他爷爷一辈；李校长可是当地最有学问的人，连他都不曾听说过毛主席的曾用名李德胜，不然他一定会把这个事给自己的父亲提个醒。

两个孩子一本正经，反复分析了这件事的诸多可能。

其一，犯上。好在名字不是他自己起的，而给他名字的父亲已经病故；如果追查责任，也只能去阴曹地府。大元说恐怕没人愿意出差去做外调。他却说实在没人去他可以代劳，他说他自小就对阴曹地府很好奇，很想有朝一日去探个究竟。大元说你用不着太急，早晚都会去，只怕是去了容易回来就难了。大元当时很为自己的这份幽默感而骄傲了一阵子。

其二，若无人追究就尽早改名。那个年代还没有身份证，也没有网络，无须担心全国联网的难题如何破解；只要去街道派出所登个记就万事大吉。他皱起眉头，他住在山里，没有街道组织。大元自作聪明问他是否有派出所，他说有，公社里有个派出所，有六个警察；所长跟他家还沾带一点远亲。这就对了，找这个远亲所长，马上更名叫李文革。不行。他这辈犯这个“德”字；下辈犯坚，下下辈才犯文。大元搜主意一个接一个：那就李德尚，尚为高。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点子，只好默许。这也让大元很是得意了一回。

其三，若碰上不依不饶的角色，非要把这个事追究到底，李德胜的日子恐怕就不会好过了。冒“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之名，其罪可以说要定多大就能定多大，当年类似的案子绝对不乏先例。分析到这一步时，两个孩子不由得胆寒着身子发抖了。

那些讨论都是在夜深人静时他们躲在铁道科学研究所的草地上进行的；发抖了回到房间里，回到大家中间（他们睡在已经拆除了排椅的礼堂，每人一铺榻榻米地铺，七八十人共居一室），胆寒和发抖即刻被赶到了九霄云外，一下子释然了。七八十个中学生欢聚一堂啊。

不！释然的只有大元，李德胜依然眉头紧锁。

想想也是。事情在他身上，大元再怎么说说说那其实无关痛痒。而且那个晚上由于他木讷口拙，分析与解答的事情主要由大元来承担。

大元来北京的那列车因为北京火车站过分拥堵而被调度到通州，一九六六年通州还是通县。通县城内有好多回族居民，饭店也多是蓝底白字招牌，大字写着“清真”。京城京郊的饭店比别处要多，主要街道都被大大小小的饭店充塞得满满的。一九六六年后半年，北京人口骤增，饭店买卖空前兴隆。再有就是小吃，江北的小吃最数京津，花样多味道独特，而且多带民族风味。

吃食堂尽管不花钱，主副食却过分单调。如果手边宽绰，串联学生也偶尔到小饭馆换换口味。大元在小摊上买了两角钱杂碎，进了一家清真馆。

迎面过来一位胖师傅：“我说学生，那是什么？”他面色红润。

大元给闹愣了：“什么什么？”

“你拿的什么？”口气分明重了。

“什么意思？”

“你把什么东西带进来了？！”

“有话不会好好说吗？横什么？”

胖师傅的脸顿时发紫了，扯着嗓子不管不顾地大骂：“小杂种，给我滚出去！”

大元给他一掌操在门上，头撞碎了玻璃，暗红色的血顺着头发滴下来。一旁一个男孩火了，脸像纸一样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胖师傅。那包杂碎摊在地上裹满泥垢，也许还和上几滴新血。

“你动手打人。”那男孩声音很低，但是清清楚楚。

“打的就是这个小杂种！”

“你不用叫唤，说不清楚饶不了你。”

胖师傅对围过来的人高叫，借以得到声援：“他把黑毛子杂碎带进来了！”

厨师、跑堂和顾客一片哗然，大元危险了。

“你瞎了？！卧地下闻闻，那是羊杂碎。”

胖师傅有些不安，哈腰捡起一块放在鼻子跟前，不再吱声了。

男孩咬住牙扶起大元：“咱们回来算账，回头见。”

大元给背着去了医院，包扎后在住处躺倒养息。就在当天晚上他昏睡时，街